

著书者说

用四十年读一座城

——我的“南京三书”

□ 程章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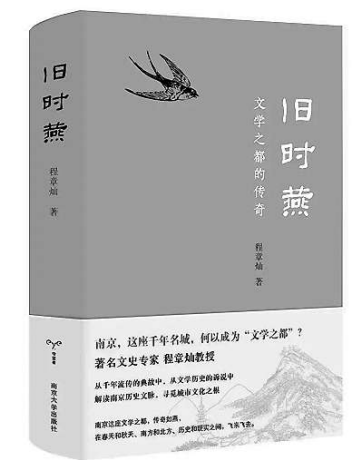
唐朝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组非常有名的诗,一共五首,题为《金陵五题》。其中传诵最广的两首,一首是《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另一首是《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山围故国:旧闻新说南京》;2020年,凤凰出版社接着出版了我的《潮打石城》;202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以下简称《旧时燕》)。每年一本,鱼贯而来,共同组成了我的“南京三书”。

南京这座城的观赏者和阅读者

显而易见,这三本书的书名都“盗”自刘禹锡的诗句。在我看来,刘禹锡的这些诗句,堪称汉语中最为美丽、最能激发文学想象的诗句,“南京三书”的书名公然不避“盗”名,就是为了分享这些诗句中特有的色泽和韵味。得陇望蜀,我还希望通过这三个书名,在自己与刘禹锡之间建构一些更具个性化的联系。比如,我和刘禹锡都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观赏者和阅读者。

《金陵五题》问世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传播广泛,它不仅给刘禹锡带来了诗坛的声誉,也使刘禹锡成为古城金陵最著名的代言人以及最权威的读者之一。虽然刘禹锡的原籍并不是南京,他对南京的深厚感情,足以让世居此地的土著动容。读过这组诗的人,大概都能从中领略到这一点,但他们恐怕未必知道,刘禹锡写作这组诗的时候,还没有到过南京,与这座城市仍然缘怪一面。确切地说,他是在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历阳(今安徽和县),遥望南京,命笔成篇。看来,阅读与理解一座城市,籍贯并不是问题,距离更不是问题。如果能够像刘禹锡那样,有充足的文学理解力和历史想象力,有充足的文本阅读积累,那么,所有城市都会如刘禹锡笔下的金陵一样,穿越历史的烟云,向它的读者呈现风貌,



《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程章灿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人情

——读《言他:桐城往事》

□ 张蕊青

长篇小说《言他:桐城往事》,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作者以其亲身经历以及所听所闻,钩沉辑佚,爬罗剔抉,成就了一部“桐城往事”的历史回望小说,深层次剖析了20世纪30至80年代“过去书中不曾看到”的乡土中国,真实展示了中国农村特有的风貌、风俗、风韵、风情。乡村题材作品,无论表现什么主题,都是离不开农村以乡人、乡景、乡风等特征为底色而加以展开的原汁原味的描述。鲁迅给萧军《八月的乡村》序中有这么一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国土、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蝴蝶、蚊子,搅成一团……”句中的“茂草”“蝴蝶”“蚊子”等字眼,正是农村所特有的情状,如《红高粱》《白鹿原》《山那边人家》等乡村题材小说,已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但全景式的、似乎于不经意中

敞开心扉。刘禹锡的诗句,经过时光流水的淘洗,沉淀下来的是闪耀着文学光芒的金子。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人们习惯称之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历史上,南京曾经使用过一系列古意盎然也诗意盎然的名字:金陵、秣陵、金城、石城、白下等。南京的文学传统极其深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1949年,著名文学史家胡小石先生就曾经指出,“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2019年,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学之都”,更进一步确认了它的国际地位。怎样阅读南京这样一座城市?从什么样的角度接近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这座“文学之都”的故事?40多年来,这类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

平生第一次对遥远的南京产生了想象,是在1970年初的某天。那时,我还是福州郊邑一所乡村小学的学生,住在由民房厅堂改造的教室里,一遍遍诵读着描述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那座飞架南北、雄伟壮观的大桥,毫不意外地占据了南京想象的中心。1979年9月初,在北上求学的漫长旅途中,我第一次路经南京。伴随着火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隆声,南京长江大桥从我的视线中迅速后退,我睁大1.5视力的双眼,也来不及捕捉大桥的更多细节。此后南来北往,每年两度车过大桥,或白天,或深夜,隔窗相望,每次都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1982年夏天,终于真正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可惜来不及停留,只逗留了两天,和当地人一样热情的南京夏天,浓密的梧桐树荫掩映之下的中山路,刻入了我的记忆。第二年初夏,到南京参加了研究生复试之后,我借住于虎踞关附近的同学宿舍,读诗,郊游,游览南京景点,体验南京人的生活,逍遥盘桓长达一周之久。是年9月,冒着当年的第一场霏霏秋雨,我来到这座城市注册入学,自此正式成为流寓南京的客人。从此,每天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南京城。除去外地出差的日子,每一天都与南京这部大书相伴。屈指至今将近40年了。

我喜欢骑车穿行大街小巷,搜寻书本上见过或没见过、熟悉或陌生的地名,也喜欢徒步行走,看看山,在高高的城墙登上远目,披襟当风。对我来说,每次行走都是对金陵城的一次阅读。将近2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结尾是这样两句:“自入江湖身是客,廿年远在帝王州。”这里的“帝王州”不是别的地方,就是“金陵帝王州”。引用过去的这两句诗,仍然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虽然诗中的“廿年”要改为“卅年”了。佛家说,出家人不要三宿桑下,怕的是日久生情,难以割舍。四十年来,我生活在南京,饮于斯,食于斯,宿于斯,读于斯,岂能无情无思,安得了无牵挂?我时常在想,该怎样表达我的情思和牵挂呢?刘禹锡的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参照和启发:以读城为焦点,以文学为视角,以名胜为结构,讲述这

精雕细琢再现乡村不曾看到的风土人情。《言他:桐城往事》则为迄今所见的第一部。小说中的刘大脚,端着红薯稀饭碗串门,家狗眼巴巴地等待着她扔红薯皮……这样的镜头,只有农村所独有,加上其经历,令人过目不忘的乡土中国,真实展示了中国农村特有的风貌、风俗、风韵、风情。乡村题材作品,无论表现什么主题,都是离不开农村以乡人、乡景、乡风等特征为底色而加以展开的原汁原味的描述。鲁迅给萧军《八月的乡村》序中有这么一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国土、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蝴蝶、蚊子,搅成一团……”句中的“茂草”“蝴蝶”“蚊子”等字眼,正是农村所特有的情状,如《红高粱》《白鹿原》《山那边人家》等乡村题材小说,已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但全景式的、似乎于不经意中

以文学为视角,解读南京的历史文脉

刘禹锡写的《金陵五题》,实际上是五段金陵名胜的导游词,其结构也是煞费苦心的。除了《石头城》和《乌衣巷》,《金陵五题》中还有《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三篇。这五首诗写到的五个地方,分别代表南京名胜古迹中的五种类型:城池、坊巷、宫殿、寺院、宅第。这五种名胜分类,在历代地方志中是屡见不鲜的。每一处名胜之中的历史故事,人们通常称为掌故,也经常被文学作品所化用,成为文学作品中情思与意象的支撑与装饰。刘禹锡写作《金陵五题》之前,肯定阅读了许多史志文献。“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透过文本,刘禹锡早已踏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城池坊巷。汗牛充栋的南京地方文献,赋予诗人刘禹锡一双“千里眼”和一对“顺风耳”,视听通灵。

唐代以后,《金陵五题》就进入南京史志文献,丰富了南京历史掌故的库藏,成为后来读城者的读本。有意思的是,历代总有一些好事者,利用已有的史志文献,添枝加叶,创作出一批新的故事,生产出许多新的历史文脉。就南京而言,宋代就有很多这类好事者。比如,北宋的杨备创作了《金陵览古》一百首,南宋的曾极创作了《金陵百咏》一百首,而苏洵则创作了《金陵杂兴》二百首,数量都远远超过《金陵五题》。这几位诗人也都是南京人,但实地踏勘名胜,其寻访名胜之多,感兴之杂,视野之广,比刘禹锡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还出现了一篇文章小说,正题是《王榭》,副标题是《凤涛飘入乌衣国》,就是以刘禹锡《乌衣巷》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旧时燕》中有一篇《旧时王榭》,很详细地叙述了王榭这段历险故事。这类故事在南京历史上不胜枚举,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虚实缠绕在一起,令人疑惑,也令人着迷。重述这些文学性很强的故事,从中呈现城市的个性面貌,就是《旧时燕》全书的核心关怀。

以名胜为结构,寻觅南京的文化之根

每一处具体的名胜古迹,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成为游人观赏中心。如果将城市视为文本,名胜古迹就是城市阅读的主要焦点。所谓名胜古迹,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景观。景观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都与人事密切相关。孟浩然《与诸子登岵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说的就是人事与江山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前人既逝,后人复来,面对名胜古迹,每代人都新的题目品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一步凝炼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精华,增加了景观文本的层累。从这个角度来看,

“天人合一”的哲学遐思,又描写了农民劳作时的专注和辛苦。在情节和结构的设计上,小说极具匠心。如表面让一个小混混浪鼓从头至尾在场,而实际安排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五爷却始终“在场”,始终与现实纠缠在一起。小小浪鼓,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故事前后,同时又设计了一个表面上不在场的五爷,实际上对刘大脚作为“寡欲”“男性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个“性别矫正”的作用。刘大脚,这把幸福建立在自己痛苦上的农妇形象的出现,与五爷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刘义雄,用一句“他在外摸实力”之语,与其后来的武汉经历贯穿相连,而他在武汉的经历,又似乎与植纤厂的兴衰起伏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一人物身上,其性格和命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交融在一起,读来荡气回肠。



明·陆寿柏绘《金陵四十景图》 乌衣映照

图片选自《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代表的是中唐人所品题的“金陵五景”。有《金陵五题》导夫先路,后继者层出不穷,于是遂有金陵十景、金陵二十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累积越来越多。这是名目的积累,也是景观的积累,更是文学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些越积越丰富的文本资源,给城市的读者带来了福音。

不同的名胜品题或景观名目,透露出不同的眼光,体现了不同的视角,但一般来说,这些名目都采取四言或五言格式,讲究平仄,文采斐然。比如明末的《金陵四十景图》,这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南京本地人陆寿柏绘制的。图中所绘“金陵四十景”,包括燕矶晓望、狮岭雄观、秦淮渔唱、鸡笼山歌、龙江夜雨、平湖堤水、长干春游、牛首烟峦、石城霁雪、钟阜晴云、青溪游舫、乌衣晚照、东山棋墅、沂泽龙池、花岩星槎、栖霞胜概、虎洞幽寻、鸡笼山树、莫愁览胜、白鹭春潮、幕府仙台、天界经鱼、宿岩灵石、雨花闲览、达摩灵洞、虎踞听雨、弘济江流、凤台秋月、星冈饮兴、杏村问酒、谢墩清兴、清凉翠岩、灵谷深松、长桥艳赏、报恩灯塔、天坛勒骑、祖堂佛迹、桃渡临江、嘉善石壁、麓苑幽栖,基本上不是前呼后仄,就是前仄后平,声调谐美。后来清人徐虎绘有《金陵四十八景图》,四十八景的名目与四十景颇有出入,但讲究平仄和文采,却是同一套路。

《旧时燕》选择陆寿柏所绘《金陵四十景图》作为插图,是有考虑的。画家陆寿柏是南京本地人,他所描绘的四十个景点,都是长时间约定俗成的,有根有据。这些景点不仅是他日常眼中所见,也在其行走范围之内,图中所绘,可以实地校验,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旧时燕》中写到的地点、故事,很多就是在图中的那些地点发生的,述古事,读古城,观古图,图文之间相互参证,形成较为紧密的互文关系。《旧时燕》全书24篇的命名,与“金陵四十景”同出一辙,全部采用四言成语的形式,讲究平仄,不乏文采。从这一角度来看,这24篇也可以称为“金陵二十四景”,只不过与“金陵四十景”比起来,“金陵二十四景”不那么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

而是更为突出具体的人事背景。“金陵二十四景”穿插了很多故事,是动态的文字文本,而《金陵四十景》是静态的图像文本。

这座城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中,诗意盎然

有图,有故事,文字有流动性,书也许就有比较好的阅读界面,这是《旧时燕》写作之时的初衷。《旧时燕》初版也有图,不过比较芜杂,新版《旧时燕》只选陆寿柏所绘《金陵四十景图》,一以贯之,别无他图,前后风格一致。南京毕竟是六朝古都,《旧时燕》24篇中,《旧时王榭》《六代乌衣》《贵妃之死》《霜深高殿》《有女莫愁》《莫愁变脸》《烟雨楼台》《骑鹤扬州》等12篇都是六朝故事,占了一半的篇幅,分量最重。这是容易理解的。此外,唐宋故事有三篇,即《百斛金》《细数落花》《叶落半山》。明清故事五篇,依次为《爱住金陵》《名士风流》《有足自随》《痴人说梦》《俗眼看花》。近代故事两篇,分别为《美酒生涯》《沈濯风流》。有的篇章集中写事,如《金陵王气》《虎踞龙蟠》《青骨成神》,大多是围绕一个专题的多段故事的拼合,意蕴颇堪寻绎。有的篇章集中写人,如李白、王安石、吴敬梓、袁枚、黄季刚、王伯沆等,各有个性,耐人寻味。有的篇章重点写地,如写栖霞山的《岩壑栖霞》,写瓦官阁的《高阁临江》。每篇都穿插了文学故事,虽然长短不一,但都聚焦于一个核心主题,近于小论文。但行文力求通畅,不用注释,笔法与随笔相近。如果把《旧时燕》各篇中的故事拆解开来,化整为零,每篇会更短小精悍,那就近于掌故的写法了。实际上,《山围故国:旧闻新说南京》《潮打石城》二书就是这种写法,追求文字的清简有味。

不求解城市史,就无法了解人类文化史。不读懂地方史,也很难真正读懂民族史。金陵古城这本厚重的书,用四十年时间来读这本书,绝对是值得的。严格地说,四十年犹然不够,“南京三书”只是我阅读金陵古城的第一步。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光明书话

眼前的这本《近现代作家视域中的西安意象》,是作者刘宁爬梳百年来相关作家涉猎西安作品的思想结晶。刘宁是一个睿智、勤勉的学者,熟悉文学创作流向,熟谙艺术发展脉搏。她自觉关注文学新人新作和文坛新走向,以理性建设性的批评实绩及时发声,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谈及西安,人们往往会在头脑中,不自觉地将其与它的前世长安叠加。事实上,古代长安创造的周秦汉唐文明,给今日西安在哲学、历史、考古、文学、艺术、民族、宗教、地理、科技、文献等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博大精深的研究课题,如今“长安学”已成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在延续和包容长安学的基础上,一些当代学者从历史的广度和世界的方位出发,秉持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都市城市价值的理念,更加深入地认识、领略和感悟西安这座城,于是“西安学”应运而生。

这本书是刘宁继《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研究》之后,站在百年西安的时空坐标点,把陕西文学艺术作品中西安城市的万千意象,完成的又一部学术研究专著。“我想表达的是,作为一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专著。”作者把这一句作为全书的开卷之语,让元气蓬勃、苦心孤诣的创作初心跃然纸上。

因工作原因,笔者近年来拜读了一些西安学研究的成果,但从文学视域特别是近现代作家作品角度来写西安百年历史的,这本书是目力所及看到的第一部。书的序曲部分介绍了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唐诗宋词,及近现代作家作品中的西安世相,上篇论述20世纪上半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西安的现代化特质和新文化空间,下篇展现20世纪下半叶西安城域外人的生活样态和文化心理结构。这本专著钩沉整理、系统整合了被以往研究者忽视的近代作家作品中涉及西安的论述,探寻了西安文化的地域风格与精神个性,丰富了西安城市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开创性地将城市史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建设融合起来,在扎实的地域文艺研究中丰富了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具体内容。

古今中外很多成功的作家,都有着极其深厚的阅读储备,他们吸收、借鉴、批判前人作品,以创新创造的眼光,让笔下流淌出新的内涵,放射出时代的光芒,让读者揣摩到流溢在作品背后的丰富信息量,以及作家深远的思想。这部33万字的专著,容量非常大,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这本书写得可读而富有温度,虽然本书有了大量资料,却很少掉书袋,你看看书后列出的99种史书类、方志类、专著类的参考文献,这是作者在读万卷书时,作者将翔实确切的家谱融入自己的见解和叙述方式、语言体系之中,有思考、有故事、有人物,也有作者特有的文学气质,你再看看书中涉及的那些山河、城池、街巷、寺庙、花草等,那是作者在行万里路呀。当然,对普通读者和读者来说,这本书更是他们的福音,因为他们洞窥百年来名家笔下的西安“划了重点”,也给他们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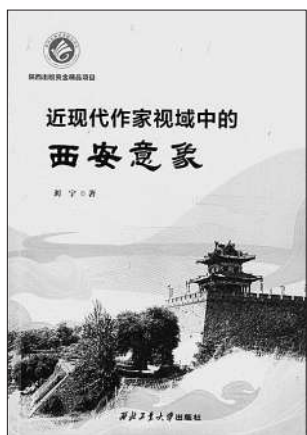
在笔者看来,《近现代作家视域中的西安意象》这本书的主要学术建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该书梳理了近现代作家与西安的历史渊源。通过深挖作家作品中西安意象这一切口,作者将这座城百年烟云述得别具一格和眉清目秀。作者认为,西安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文学传统的城市,每一个来到西安的作家都会感受到这一点。书中摘举的鲁迅、张恨水、碧野、老舍、牛汉、林语堂、叶圣陶、郭振铎、柳青、贾平凹、陈忠实、朱向、陈长吟等中国作家,以及美国作家尼克尔斯、丹麦作家何乐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普实克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皆为实证。

该书廓清了近现代作家笔下西安意象的主要范畴。作者认为,西安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近现代作家通过铁路、黄河、秦岭、南院门、东大街、学府、报刊、秦腔、易俗社、影院、公园、饭店、招待所、华清池、曲江、蒲柳、碑林、七贤庄、终南山、棉纺厂、钟鼓楼、护城河、足球、冷饮、闲人、道北人、古刹、国槐、峪口等蔚为大观文化意象的独特描绘,透视西安城市文化,聚焦西安城市文明,帮助读者扩充认知,从而读到了西安是百年西部中国的一个缩影,读到了中国人浓郁的乡土情怀,还读到了西安包容开放的世界眼光。

该书总结了近现代作家西安叙事的核心是人和城。无论是概览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还是论述下半叶的和平发展,全书始终围绕作家作品这一视角,把握西安人文地理空间这个脉络,紧扣人和城的关系这个核心,以文采飞扬的具有补白意义的文化随笔色彩的语言,对百年西安丰富性的文学意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追根溯源文论结合、事论结合地为西安城市史的研究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以文学的名义 书写百年西安史

□ 章学锋



《近现代作家视域中的西安意象》刘宁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街、学府、报刊、秦腔、易俗社、影院、公园、饭店、招待所、华清池、曲江、蒲柳、碑林、七贤庄、终南山、棉纺厂、钟鼓楼、护城河、足球、冷饮、闲人、道北人、古刹、国槐、峪口等蔚为大观文化意象的独特描绘,透视西安城市文化,聚焦西安城市文明,帮助读者扩充认知,从而读到了西安是百年西部中国的一个缩影,读到了中国人浓郁的乡土情怀,还读到了西安包容开放的世界眼光。

该书总结了近现代作家西安叙事的核心是人和城。无论是概览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还是论述下半叶的和平发展,全书始终围绕作家作品这一视角,把握西安人文地理空间这个脉络,紧扣人和城的关系这个核心,以文采飞扬的具有补白意义的文化随笔色彩的语言,对百年西安丰富性的文学意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追根溯源文论结合、事论结合地为西安城市史的研究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该书廓清了近现代作家笔下西安意象的主要范畴。作者认为,西安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近现代作家通过铁路、黄河、秦岭、南院门、东大街、学府、报刊、秦腔、易俗社、影院、公园、饭店、招待所、华清池、曲江、蒲柳、碑林、七贤庄、终南山、棉纺厂、钟鼓楼、护城河、足球、冷饮、闲人、道北人、古刹、国槐、峪口等蔚为大观文化意象的独特描绘,透视西安城市文化,聚焦西安城市文明,帮助读者扩充认知,从而读到了西安是百年西部中国的一个缩影,读到了中国人浓郁的乡土情怀,还读到了西安包容开放的世界眼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言他:桐城往事》王颀左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有篇读后感《山,在那里》,有问登山者为何“登山”?答曰:“山,在那里。”这一意境,不禁要问作者王颀左右:为何“言他”?我想作者的回答一定是:“他,在那里。”他,在那里,在“桐城往事”那儿,在作者对乡土的深情和言说的冲动那儿。“言他”,有余味,余味又未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